

在上海的街头，杜可风常被影迷激动地表白：“我好喜欢你的作品！”他问：“你最喜欢哪一部？”影迷：“都喜欢！”

是啊！大家都喜欢！请跟我们一起来，收好下面这份杜可风的不完全电影清单：《海滩的一天》《杀手蝴蝶梦》《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爱神》《2046》《风月》《红玫瑰与白玫瑰》《暗恋桃花源》《绿茶》《英雄》《中国合伙人》《蓝色骨头》《第一炉香》《踏雪寻梅》《单行道》等等，累计100多部中外电影，这些经典作品都是这位仙风道骨的杜可风亲自掌机拍摄的（电影中标注他是摄影指导，实则都是他亲自掌机拍摄）——他着实为中国电影奉献了自己的所有。

杜可风自称是“龙的传人”，可真不是说着玩儿的——这个被中文迷住的澳大利亚人，把自己的生命剖成了两半：一半是 Christopher Doyle（杜可风的英文名）；另一半，是伟大的电影人杜可风。这两半在他身体里共存，时常争论，彼此鼓励，又密不可分。而这一切故事的开端，还要从一声船笛、一片闪烁的霓虹灯说起。

君子之德风

在成为杜可风之前，他叫 Christopher Doyle，是一个水手，有时刷洗甲板，有时粉刷船身，有时

帮忙掌舵。80%的澳大利亚人都住在海边，Christopher Doyle也不例外——他在悉尼海滨的郊区长大，却觉得自己在故乡如同异乡人，只有在书里才能感受到自己真正属于何方——18岁那年，他登上一艘货船，前往大海，从此，浪迹天涯。

在船上，他听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句中文；下船后，他踏足的第一片中国土地，是香港尖沙咀，他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胡金铨导演、徐枫主演的《忠烈图》，从此他便痴迷爱上中国电影和中国人。

尖沙咀弥敦道上满是霓虹招牌，Chris 看不懂上面的中文字，却觉得它们都在煽动他灵魂深处的世界，这份痴恋和热爱促使他留在了中国香港，此后是陆续不断经典作品的呈现。“当几十部电影拍完以后，谁能想到就是那些路边霓虹招牌发射出来的光彩，成了我的艺术源泉和度量之一。”

那些他一个字也看不懂的霓虹招牌，在湿漉漉的夜色里，像活物一样闪烁、呼吸、膨胀。后来电影里那些流光溢彩、暧昧浪漫的色调，正是杜可风从香港午夜霓虹的空气里用灵感和高纬度创作的态度捕捉而来的艺术精神。

杜可风说：“光就是生命。上帝（在《圣经》中）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没有光，我们就不会有阅读和学习。一颗颗星星在天空中，在银幕上发光。我认为，作为电影人，我们的功能是分享这种光，



杜可风小传

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1952年生于澳大利亚，华语电影界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大师之一。上世纪70年代游历世界各地后扎根中国香港，现与太太黑文定居生活上海。

他的镜头下充满流动的诗意与饱满的生命力，以浓烈色彩对比与戏剧性光影营造情绪，以极具风格化的影像美学为华语电影增添了新的视觉语言。他擅长运用手持摄影，抖动摇晃式拍摄手法就是由他发明。曾荣获中国香港金像奖、意大利威尼斯金奥塞拉奖、法国戛纳 ExcelLens 摄影成就奖等诸多荣誉，被誉为“亚洲第一摄影师”。

赋予它空间、维度和背景。真正的光，可以向我们展示事物在‘光年’内的样子或可能的样子。”

而“杜可风”这个中文名字，正式诞生于 Chris 决定留在香港的时间段。当时他决定去学习中文，所以自费去港中大修习。他说：“我在